

張春桥同志

立井话

〔此录音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仅供参考

国营上海永莘制钉厂

工人造反队

翻印 E 印

张春桥同志

时间：一九六七年三月廿六日 星期日

地点：上海革命（文化）广场

同志们：

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作了系统的讲话。他的讲话我们两个是南亭过的。他的讲话写了稿子，这个稿子我们两个共同修改了五次。那么我今天就没有准备稿子。因为说好了，就是说他的讲话标我们两个的（笑），但是刚才在这兜坐着呢，案子很多，还提了些问题，我想需要再补充一点。

从刚才姚文元同志的讲话中间，同志们可以看到，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存在着不少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是负有责任的。首先当然我有责任，因为有些事情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抓得不够紧，不深入，工作不深入，有些情况不大了个或者不深入得不正确。有些问题我们感觉到了，但是呢，是在少数位里谈的；找了很多人谈过话，开过会，但是对我们的话没有直接地和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一块商量一块谈，那么有些话谈去就不晓得传成什么样子了。有些就传得完全相反了。有的是我们报李没有讲过的话。而今天在这里及办法一一的讲，也不需要讲，总而言之：我们负有责任。这一方面的事情没做好。但是就是我们的话讲了或者我们的意见还对，那也不一定能个决问题。因为有许多事情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了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有许多事情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了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些人我们帮助很多了，一再谈一再谈，但是再谈无效，这其中包括帮助陈丕显、曹荻秋，我们谈过很多次话，但是无效。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我们发表意见包括刚才姚文元讲的，有一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有一些意见可能不完全妥当，也可能有错误。同志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要整风么，整风就要放开思想，把各种不同意见都说出来。对我们有意见不同意也可以提出批评。我们欢迎过种批评。我们两个人还有

共同的希望，我们比较欢迎尖锐的批评，如果模棱两可的话，听了也舒服。我们批评人也批评的是尖锐的。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如果批评的话也是尖锐的。我每天收到很多信，一天几百封信（从来信）中间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也有提了各种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都答复，但是对我们都有帮助，有些同志要求我们谈话，这个愿望，我们到现在实在是无法满足，我们希望同志们不管是给我们写信也好，谈也好，对我们可以提意见可以批评，这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是正常的。这个不会混淆起来。这个不要在上海造成一个风气，好象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能批评的，那就糟糕了。批评我们绝不等于炮打中央文革，也绝不等于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善意批评是两回事。正如批评中间毛主席所讲的两样：一种是敌对，一种是人民内部的。这个人民群众可以分得开，我们也可以分得开，对同志的批评我们欢迎，对敌人的攻击，那我们当然有对付办法。这是我想首先说的。

第二个想谈一下：整风。我们所发表的意见是仅仅我们的观察，我们这些意见对不对，观察得正确不正确。刚才讲了，我们整风时首先主要的是要靠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的著作为主要的学习文件，我们的讲话只能作为辅助的。不是有的放矢吗？我们是试着用主席思想来射一射错误的思想，我们射得对不对，那还要同志们来判断。同志们自己呢，也要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姚文元同志的讲话里面已经说了：有一个风气很不好，有些人是靠马路新闻过日子的。就是听到了个风声，看到街上一张大字报，或者是北京传来的某首长的讲话。那一些，这个是不妥当的，要上当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中央同志的讲话，我们也看过好多大字报，一看就知道那李没这回事，记录和民意那手不对头，不能靠那些。我们在这呢，当然在这桌上可能对同志有所帮助，就是我们能够比较正确的知道中央的意见，我们一定对同志们讲。但是这个要区别开，那一些是毛主席的意见，那一些是我们个人的意见，无论如何要区别的。至于大家在整风里边学习，还是要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说有的同志要我讲的时候要我补充的问题大概是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是有些同志让我讲最近比较闭塞，就是马路新闻少了，街上的大字报也少了，北京的同学也大部分回去了，这个消息不灵通了。那么现在形势究竟好不好。我们说形势是好的，我们看形势的时候就应该遵照毛主席历来教导，分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现在呢，那么当然也有一股逆流，逆流也是一种支流，我们要看全国的形势，而且是决定住世界在今后多少年的形势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全国的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的来看都是很好的。好不好，要看比较我们可取与一年前比较一下，不要单看一年多了。如昨天我们就忽然想到了三月廿九日，就是这个月的廿九日，再过三天，就是毛主席提出打倒阎王，打倒少鬼的口号的一天，现在正是一周年，去年过这个时候，主席到了上海，那天么，我当然还记得，那一天是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康毅同志还有我，还有魏文伯，他是华东局的，我们五个人谈话，重谈到当前的形势，同志们大家还记得啦，彭罗陆扬这四个家伙。这时候罗瑞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揭开了盖子，但那三个人还都没有揭开。扬尚昆那时候还住在上海，陆定一也是三月八日还在上海，去年三月八日还在这里，彭真是二月在上海的，那时候正是毛泽东同志在那里飞来飞去很活跃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形势啊，全国那个时候在干什么啦？还在那里贯彻执行彭真的“二月提纲”这个影响非常之大啊。一个修正主义的提纲。彭真的盖子还没揭开，是这样的形势。也就是去年二月底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了要打倒阎王，打倒少鬼，阎王那个具体指的是彭真、陆定一，少鬼指的是革命的青年。革命的青年那个时候还是学校、文化界，文化大革命还在准备阶段，是这样情况。那一段时期的总的任务，现在从这方面来看，经过这个一年原来毛主席提出要解散中宣部现在已经解散了，陆定一的中宣部已经解散了，罗铸的中宣部也已经解散了，已经投牌两枚了。要解散北京市委，还要解散一个那个时候的文化革命小组。这三个任务都已经解决了，只有一个还在还没有解决，就是要把国家机关精简。好象和我们这次谈话谈得最多，但是集中起来就是这几句话“打倒阎王，打倒少鬼，解散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精简机构”。同志们想一想呀，这

一斗变化多大啊！不但毛、陆定一这些人打倒了，再反再发展了，把刘邓问题也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月革命，那就是开始了夺权，现在呢，凡是夺了权的，那一种夺了权的而且经过中央批准的，就报上公布出去，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这几个中央已批准了。这些地方夺权以后的形势，虽然斗争很激烈，但都能够站得住，山西的形势大概是这样，所有的专署地委一级城市一级，大同市、阳泉市，这些地方都夺下来了，县绝大部分都夺下来了，还没有完全夺下来，但贵州呢，贵州现在是这样，贵阳就是很好了，但专署还没有完全夺下来，有些县还没有夺下来，整个的形势有斗争，不要想的没有斗争，斗争是存在的，但形势很好，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我们上海形势呢？同志们都清楚地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在大发展，比一月革命时我们的力量是强大了呢，还是减弱了呢？当然，比一月革命时上海的形势要好得多了。有的同志写信给我，他到外地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找到了别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夺权的地方，就是感觉到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在这里住得挺舒服的，心情很愉快，说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感觉不同了。我们希望上海永远是这祥，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每一个跟着毛主席走的人，在上海的心情是舒畅的，过得很愉快。当然，我们愉快总有人不愉快，如果上海一千万人都愉快，那就糟糕了。一定有人不愉快的，如陈丕显现在愉快啊，我总不能愉快了，曹荻秋也不愉快，还有些人他们总是不舒服的，有舒服的人，如果他们愉快了，我们大概今天的会就开不成了。在座的，如果你要坚持真理的话，那大概就要打成反革命。这是一定的。夺了权的，夺了权得到中央同意的，这些单位形势都是很好的，还有些呢：是条件逐渐地成熟夺权的，条件逐渐成熟，或是过去夺了权，夺得不太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或者它没有实行“三结合”，是单方面夺权，一部分单位夺了权，有的地方没有夺权，如现在条件成熟了，同志们从报上看北京的条件那就逐渐成熟了吧！北京大家可以看到，你只要仔细从

报纸上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总的个空括在手中很紧了，已经从报纸上看出来了，它是那一类城市夺权的问题了。因为革命领导干部后面名单已经有那么好几个人了，如吴德呀，刘建勋呀，高扬呀呀，x x x，还有这个x x x，北京市委书记处已经当个人站出来来了，因为他那个市委书记处都上海干部处下一样，因为它也是北京新市委，北京新市委就是范彭真的那个市委推选了，成立了新市委，新市委犯了错误，是过狂的一个情况。它那个军队呢，也已经筹备了，群众团体呢，它也在长江代管开了，工代会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开了，主要的群众组织已组织了代表参加市革命委员会，它叫叫叫，技术力量条件比较成熟了，据报知道，天津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所以条件比较成熟的单位究竟怎么样，但也有比较曲折的地方，因很大的地方，譬如离我们最近的江浙市，现在条件都不成熟，所以全国发展不平衡的，但大的方向来看都是好的，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生产的形势呢？也是好的，但我们比较担心，生产与斗究竟怎么样？我们现看呢：全国的生产形势，从我们各方面看到的材料，总的方面很好，最使人担心的是煤矿产量下降。因为一阵经济风刮得好多煤矿大批工人都不在井下，都上来了，上来了到各处去串联，那末煤炭生产就受到影响，从一月份开始下降，二月份继续下降，那几天我们是相当担心的，因为上海这个地方又不出煤又不出铁，如果煤不生产，上海的问题就大了，从北京送来的材料都一开始好转，三月份下半月份以后，就是说山西的大同煤矿与上海关紧不大，因为它也是全国四大煤矿之一，阳泉煤矿，从夺权以后产量就回升了，所以一切问题还是革命问题，还是政权问题，把夺权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把在走资派手里，那就没有办法，产量就要下降。这样一夺权，条件成熟了夺权，生产就会恢复，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个话，好象生产下降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推之相反，产量的下降说明必须搞文化大革命，是那些党内走资派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这个责任弄到了我们身上，我们上海对陈丕显、曹荻秋搞下去呀，如我们个发动夺权，那上海是什样子啊！所以这个经济形势好转，就是和革命形势发展

战联系密切。那搞主流方面，我们看到主流是这一方面。但还有
一条支流，支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内部问题。随着斗争形
成。什么小团体主义呀，个人主义呀，无政府主义呀！都有了发
展。但这是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主流，这于是我们无产阶级革
命的主流。谁如果扩大这一方面情况来整我们，那就证明他立场
错了。主流方面还是好的。这是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另一
方面，我们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当
然是不甘心下台的。同志们大概都注意到了为什么周总理在起草
王代表宝树讲话里提出了那么几个绝对不许呢？周总理同志说，而
斗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希望亲爱的职工同志们
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要实行革命大联合，坚持革命“三结合”的方针，
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复辟。记得下面讲了四个绝对不许：绝对不许党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辟；绝对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复辟；绝对不许四中那些下台的分子反攻倒算；绝对不许地富反革命
分子和其他剥削阶级反动分子乱说乱动。我们要坚决把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同志讲话当然是有根据的，因为确实斗
争非常激烈尖锐，因为这场斗争是生死斗争。这究竟是无产阶级在
中国胜利还是资产阶级在中国胜利，究竟是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胜
利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胜利，究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胜利还是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胜利。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世界命运的大问题。两个阶级都是下
了决心的。我们下了决心，以毛主席为代表，代表我们全国无产阶
级革命派，代表全国革命群众下了决心，决心要把这一仗打胜，
一定要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呢，他们难道甘心失败吗？甘心退
步吗？当然不是，也决不会。刘、邓没有死心，梁陶德那
些人，也没有死心。那么还有没暴露的人，因为资产阶级总是要
代表人物，他们会起来搞复辟，搞反扑。他们不投降，用各种办法
来搞复辟搞反扑。例如有的地方利用大联合来进行搞复辟，在大联
合中间搞复辟反扑过去，名义上还是叫无产阶级革命派喊口号，

实际上已变了，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有的地方不是搞革命的“三结合”而是搞
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派序封不动的。有经过批判斗争，没有经过
群众也都来没有通过。把他们的斗争成果一概革命群众接受。这过，里
面来的三结合。这搞复辟，也有搞。有的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整风，
或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他们就大整，搞小团体
多，最后就宣布这个组织是反革命。但实际上搞的是自己反自己。这样
的情况下。所以周总理同志讲了这么一些话，让我们提高警惕，时
时要警惕。另外，上海形势特别好，我们就应该特别警惕，我们要关
心国家大事，别才姚文元同志说，不要只是关心我一个小团体也不要
只关心一个厂，也不要只是关心我们全市工作，我们要关心我们国家的
命运。我们应该有这个决心，看到我们上海革命派肩上担子很重，我
们上海的同志应看到我们全国人民对毛主席党中央是有义务的，不能
推卸责任，就是一定要吧上海搞好。我们现在这个局面不允许什么
来破坏。因为这个地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什么反扑呀，复
辟呀，在这个地方不能得逞。不但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下这样决心。
现在党中央已经通知不要全国大串联了，因为各地方在夺权。我们
也相信各地方革命造反派，他们虽然遇到了困难，我们相信他们
有力能够转变这个局面，如果需要的，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
派真的经过整风自己更强大了，只要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我们支援那个
地方，我们就去。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要求。我是说，要有这样一个决
心把上海搞好。既然我们一月革命搞得早，而且毛主席给了我们那
样多的支持，我们还不应该搞得好呢？全国的产业工人数量最大的，最
集中的是在上海，我们上海工人阶级难道不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吗？
应该是可以的。我们过去做的工作有成绩，现在呢，我们更应该做得
更有成绩。现在全国的革命和生产形势都是好的，但是有逆流，有人
在那里想复辟，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你要革命就有反革命，你要夺
权就有反夺权，这才合乎辩证法。过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在上海，我
们就欢迎有些人出来，要夺权就夺吧，要打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你就
打倒好了吧！所以有一些赤卫队头头在那里改头换面搞复辟，我就呼
有胆量最好是不管搞什么破面，你搞什么复辟，等等。章永华（致）

军队进行明确的政治斗争。你提你的纲领站出来，在全党人民面前摆出来，你说可以社会党。你说要革命工显就的就把他机会错过了。为什么不给你们？你们地位上海的革命群众在你们那里手要革命的，你们的地位上海。你们革命以来工作太顺利了，你们还太少了。你们在你们（鼓掌）你们如果出来，给我们大家一个机会，你们的同志多到几口。你们说，你们非常感谢（鼓掌）你们只能感谢你们。他们复辟活动，使得我们反对复辟的斗争搞得更彻底。使上海的革命搞得更彻底，使得上海的资产阶级消灭得更干净（鼓掌）。这就是形势。你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讲了关于坚持革命的大方向，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团结，补充一点意见。同时提几个问题。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很重的。我们不只是对上海人民应该负责任，我们也是对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负责任。不要想于自己多事，你们说心定了。一定要担起来。那么靠什么呢？靠群众，靠上海几百万革命的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这是一个大联合。我们有一小部分同志，在这个时期确实头脑里面风头主义呀，小团体主义呀，滋长得多了，眼旁就眯起来了，看不到我们还有敌人，敌人还在搞复辟，看不到那些事了，而结果就死抱住自己这个小团体，那就忘记了究竟我们的任务有多重。我们靠什么人呢？我们革命的队伍究竟是多一兵好呢，还是少一兵好呢？参加革命的队伍究竟是多一兵好呢，还是少一兵好呢？参加革命的多一兵好呢，还是少一兵好呢？我们究竟要组织一支浩气长存的队伍呢，还是搞那么一个小团体？这些事情想得少了，因为想那些事情少了，有的时候在处理某一些问题的時候，就迷失了方向，于是弄心大方向。因为大方向搞错了，就是一个好同志也苦恼得很了。我们现在还不提讲那些坏人，一个人迷失了方向，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因为他一切都颠倒了，方向也搞错了，一切事情都颠倒。我这次坐火车到北京啊，如几十年前我第一次坐火车就迷失了方向。一到浦口那个地方，我的方向就全部错了。明明从上海到南京去，一过浦口这个铁路向北走了，我竟觉得向南走。那么从南京回上海的时候，一过天津，我又迷失方向。最后还是把你带到上海。你们说不是这样了。同志们，革命是坐在过个车子上。那个车子要转弯的，要停下来卸啊。而且会把你们的同志当的人打，把敌人当敌人。把资产阶级当成无产阶级是鬼，把无产阶级当成鬼。

资产阶级是鬼，把无产阶级当成鬼，那就糟糕了。别才叫你们几个去宣传行止的做的，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那个内。就是不行，而你们手淘得有的看于成分。你们那里，有的就是互相把对方打成反革命。不是反革命，反传单。另外，一个组织说他是反革命，那里有那么多反革命啊！反革命总是很少的人哪！还有到处都是这个是老得那个是老派，这是得享组织，那是得享组织，那里有那么多得享的啊！革命的群众组织长多数，当然革命的有不同，有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是在那个问题上有错误。有些单位，他那个地方开会很难开的，我们了介过，因为什么，那么一批人是得享派不能发言，那么另一批人呢？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能发言，还有一批人呢？是最新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一批人，那么这个学校里面就没有正确的了！那么你得过屋的也好，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你这个炮打中央文革的也好，这个里面总有区别嘛！有一个性质严重不严重，程度是深是浅，还有一个人家改了没有呢？是头之啊！还是一般的群众，头之改了没有啊！我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领导干部都能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什么对于一般的工人同志，一般的学生就不能采取这个方针呢？如果说有责任的话，是应该领导干部责任更大些，因为他是领导干部，是领导的么，全国的责任是刘邓，上海首先负责是陈普。这样地把大方向端正过来，因为革命群众组织内部的问题，当然群众里面有坏人，而且常常是那种发生武斗的地方，如果同志们仔细看一看，不说十个有七个，大约总有七八九个那里有坏人在挑动，反正我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没有去挑动过武斗，什么人在挑动呢？使得工人分工人之间非要武斗才进行。这个工人同志能接受这意见吗？那总是有人在挑动的，被人利用的，有人想去办自己小团体的事情，有的人打算有己个人的目的，前头几天徐汇区的突然去打中国福利会，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民兵告诉他，说这几个是外国同志住的，不要进去，偏要进去，到了那里把人家的钥匙夺走，把抽屜打开，究竟干什么，我教了却这革命群众要在那搞辩论，这里面有鬼，所以这个武斗内战啊，里面有很多问题，是要我们分析的，当然也有过是两方面都有小团体主义，两方面都有错误的观点，那你们也希望不要有，说了多少次不要砸，你砸他干什么呢？那个电话机是国家财产，它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

费跟费。难道说电话机、办公用的，为什么不可以砸？这个砸了以后，砸了有什么用？那个保皇派用的就砸掉，砸掉以后究竟谁吃亏呢？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吃亏嘛！电话机、广播电台、党子为什么都要砸掉？你砸掉了，你就把这座房子统统烧得干干净净的，资产阶级复辟。不能及灵，不作政治斗争，用这些方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各个革命派之间的问题，只能够协商解决。至于反革命组织，也应该是采取正当的方法来进行斗争。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嘛，人家砸也砸不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不仅是大方向的问题，不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那我们就不能联合起来，也不可能搞三结合，没有大联合，三结合，我们的政权是巩固不了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那就是看我们双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究竟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如果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我们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那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复辟，如果我们不团结而是排斥，那当然我们就变成孤立的。搞三结合也是这样。如果三结合搞得不好，就林我们对革命的力量更加组织好了，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不搞三结合，不搞革命的三结合，那样我们的工作是有困难的。当然有的干部翘尾巴，认为搞来搞去还是对我结合吧。我在这里可以答复他，你如果是好同志，就不应该说这种话；你如果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就请你走开，不要你。（掌声）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三结合。我们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这是有原则的，凡是愿意革命的，我们都想一切办法帮助他们，但是你说你这里还摆了架子，好象离开你不行啊，放心吧，离开你，我们照样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知道那些人没有什么本事。他又不会开火车，又不会开轮船，坐汽车也要别人开，有什么了不起呀！（鼓掌）但是，我们这句话是说给那些摆架子的人听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对所有要革命的同志我们都要想一切办法，尽最大的耐心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根据我接触的情况来看，那些同志经过了这么半多年的斗争还搞得昏头转向，不知怎么办，有些人过去谈话还是蛮好的，还能谈，现在我看到有的同志就对他现在怎么变成木头了，什么意思也说不清楚了，他自己该检查也不知道怎么检查了。我这里讲的都是好同志，他并不反

对主席的方針，也不是摆架子，更不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怎么办？而我们再加上对这些人总是不放心，就不敢去同他相结合，就不敢下决心说要和这个人结合。那只好去找一些错误的人，不太能办事的人，当然任何人我们都敢于出师，都结合去的工作，但依靠他们来三结合呀，你还是在解决了这个干部问题，你实际上一个人犯了错误，他

真的悔改，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我看了以后可能比过去死错误的人还好一点。为什么？他有经验嘛，他现在对群众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理解得比我深刻。因为他自己亲身实践过嘛，对这个厂那些人给打成反革命，在这个学校里整过谁，怎么整的，他如果真的改了，他以后就不会那样干了。这些同志可能会变成很好的，所以不要把这些人看死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帮助他们，这个不叫资本主义复辟，对于那种怨天尤人也不拉过，连个水雷也不放，就把他拉起来，那个有臭资产阶级复辟的味道了，那个要警惕。象我们现在这样搞法，已经相当细致了。王少庸那同志他的前前后后开了多少次会呀！象王少庸那次面对面跟林，曾进行了斗争，而且不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吵架而是在电视广播里面，在全市人民面前表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了界限。这个同志我们就应该相信，信任他，跟他们很好的合作，我们更欢迎全市更多的干部能够早一点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如果我们是认真的走群众路线，那么就没有复辟的危险，或者说有复辟的危险也比较少，因为当时都看见了。有的同志问说了，有一个思想很糟糕，就是他们破坏了三结合，就是厚葬当局长的。三结合以后是否一定要当局长啊？那就要看，如果他确实把错误了很严重，审查得又好，他的能力，各个方面都是恰当的，那当然也可以。有的呢？就不一定，暂时先做起工作来，现在听说有的单位推也没有三结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他们想的是否过一下，他不一定能马上恢复原来的工作，将尹克荣推做第一把手，那就变成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死，对待一个干部也是一个办法处理。三结合中间，有的是罢官的，还有个别不好的要办起事的，那也是一般的罢官，还有的当在原来的岗位上，那就更前面划了线的，要反党所

完了，有的可以调动一下。至于调动，将子才能调动
还有的比如说，某一个县委书记在这个县里当县委书记可能有
困难了，就是检查得好也有困难，双方都有困难，群众对他有
困难了，这样的人还是一个革命同志，调到另外一个地方还可以
有困难了，这样的人还是一个革命同志，调到另外一个地方还可以
有这样的事，革命嘛，在那里还不是一样革命，可以调动，当然有
的可能需要提拔，有的干部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好，那就要提拔
的。特别有各种不同的处理，不是光“三结合”按原来的班子，被原
状，那不行。我们认为仅仅是这一套，就是批斗，我们主张不要大
动，动得多了不好，等到将来再说，等到斗风浪，改了再说。因为
这一段又走了一些弯路，这个批斗也变去就变成厚夫的了，我们
的意见是各个局的批斗最好能够快一点实现“三结合”，就把这个局的
机器开动起来。有个同志问现在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厂里边“三结合”
了，公司里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三结合”，市革命委员会不是有个
规定吗？说要经过批准，谁来批？我说这样好不好？如果一个车间
先结合了，你就先干着吧，只要群众批准了，问题就不大，就怕我
们批准了群众不批准，群众只要批准了，我们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就不
会多，如果是厂也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公司先“三结合”了，那
怎么办？我们就说你们也可以先工作去吧！有人说，你不先批准，我
们没法工作，我看这个话差不多，那大概你这个“三结合”群众路线不
够。有的说群众路线够了，群众为什么不批准呢？群众批准了，你
就可以工作了，所以不要等，不管是厂也好，公司也好，局也好，
区也好，县也好，包括区以下的都是这样。能够大联合，自己搞出来，“三
结合”能搞起来就搞，不一定等到批，但今后我们需保留批准权，为什
么要保留这个批准权呢？我们不是为了妨碍群众运动，不是为了把革命同
志的手脚捆起来，不是为了这种意见，我们这只是为了防止假夺权。
如果那个地方，把你搞了个假夺权，群众没有办法，推翻一下，他
这个实力不大，那我们市革命委员会就掌握了一个否定权，

那个时候我们不承认，采取自上而下的支持群众，我们是为了这个
目的现在大家可以放手地去工作，不要受这些约束，凡是革命的行
动都要得到党的支持，应该相信这一套。我们现在希望全市的革命
同志要发扬首创精神，不要照搬照抄。现在搞大联合，大夺权，到
处照抄照办，这个不好，因为各个工厂，各个单位情况不一样，带
有参差性，不要什么都照抄照办。连开一个大会都要照抄照办。因
为市里开会嘛，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发了个宣言，发了个第一号通
令，还有一个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于是川沙县成立县的革命委员会
时也搞告全县人民书，第一号通令，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都是一样
的。我们后来去黄浦区去开会，姚文元去审查一下，也是一样的。
后来给黄浦区的一个同志建议，你们革命一下好不好？不要什么第
一号通令，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上海市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就
是发了第一号通令，第二号也没有，这就是个形式，所以不要学这
些形式。因为各个革命单位的情况不一样嘛！下一次你只要一个通
令，不要通告也可以，只要一个通知也可以。据你那个实际情况打
量，也不要说因为黄浦区是某一个人做第一把手，我这里得照样找
一个，那条件就不一样，一看人家是副局长出来三结合，我这里就
不敢找个正局长，那这怎么能行呢？各个单位要很好发扬创造性来
考虑问题。这里顺便提两个问题请同志们的注意，现在我们手里材料
不多，到处问，到底有没有一些单位不需要夺权，到底有没有。现
在不需要你们回答，现在你们回去想一想，现在好像到处都要夺权
而实际上，上海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里写的是要各个革命组织过
问一下，究竟那些单位需要夺权，文章里面讲，凡是需要夺权的必
须如何如何，这个如果你那个地方掌权的同志，或多数同志，不是
走资派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应该要夺权，我看就不需要，用什
么形式大家去创造，这是一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还有一个问题
是在各个部门，各个局，各个县，各个区，各个工厂、学校等。各
个单位究竟第一把手有没有不需要打倒的？因为现在有个趋势，有
那么一个人向我报告，说那个第一把手不需要打倒，而目前，因为
市里开了一个电视大会，彻底清除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路线，

一样一个大会一开呀，现在各个单位都要照搬照搬可好啦！因为一个局嘛，就是一个局长和党委书记，狠斗一傢伙这样子一个单位找两个，那就恐怕不妥当了吧，不是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念了一段主席的话吗？我们对任何问题都应该采取分析态度，要分析你那个情况，也可能你那个地方第一把手是好的，第二把手是坏的，也可能第一、二把手是好的，第三把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可能相反，第三把手是最好，第二把手次好，第一把手最坏，这种情况都不可能一样吧，要分析，也要有这个勇气，搞革命也要有这个勇气，敢于肯定某个同志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他确实不是，就要有这个勇气，不要唉呀，糟糕，我说了几句话就是保皇派，我这样子搞，将来弄错了怎么办，人还是要走的呀，保皇派，你还能保他，将来呢，他将来那是将来的事，你就是根据他过去的表现和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可以作出判断嘛！要有勇气去打倒敌人，也要有勇气去支持一个好人，这都是革命的行动，不能只有一个勇气去打倒敌人，没有一个勇气去支持一个好人，去保护一个好人，这种人也就靠不住，你看好了，说不是定那天就要动摇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市一级的机构怎么办？我们的政体，基本上的精神是自下而上的大联合比较好，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里也讲了，有一些红卫兵也好，或者是工人组织也好，农民组织也好，因为我们现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嘛，也不一定非要等着开一个大会解决革命委员会过这个问题，我们也不一定那么匆忙，我们就可以同红卫兵、各大学、他们能够多数的学校进行统一了。然后选出代表……来开全市的红

卫兵代表大会比较合适。如果中学先联合起来了，中学先开也可以不必那死，大学如果能先联合，大学的红卫兵先联合起来了，也可以将来再开全市的吧。如果大家时间差不多，那么，等一等开全市的红卫兵代表会议，选举全市的领导机构，这样比较合适。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市一级的机构，有的已经宣布撤消了，我们觉得也可以。但有些机构，他们觉得现在还是保留好，我们也没有勉强他们撤消，因为这是群众团体的事，我们不好作规定，所以大家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里边，整风都是一个建议，开门整风，我们都是提建议，接受不接受是各单位的的事，组织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觉得市里有了机构，现在就上海市来说，也还有必要，那末还有工司，还有什么红卫兵的代表，去一下有好处。还有对外边发宣言，出通电，那也不能都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用群众团体的名义比较好，所以我们这一套也要考虑吧，留一下也有好处。但是不管怎样，有一条，你不能妨碍大联合，你如果妨碍大联合，那非被下面的群众抛弃了不行。我们为什么说过那些话呢？我是说过的，我说有一些组织也要搞大联合，你那个上级不答应怎么办？我就对工交系统的工人讲话时讲过，不理他，自己干，我说过这个话，因为不能妨碍群众的革命行动嘛！我们不管做那一级的领导工作，同志们，要记住永远同群众在一起，不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要同革命的群众一块儿前进，群众总是要前进，人民总是要前进的，而我们有时候会保守，所以毛主席讲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就包括了这些内容，脱离了群众，耽误了群众的革命，什么理由都不能压制群众，现在这个问题分歧已经不太大了，不过我们还是想说，如果还有人压制，你就自己革命吧！革命不要人批准，从来不要人批准的。本来这个工司的成立就不要曹荻秋批准的。要他批准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到现在，推翻了蒋介石，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他批准吗？那是不能叫也批准的嘛！你要革命就不要别人批准可以干，大家可以发挥创造性，从各个方面来创造新的形式。这是大联合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一下生产，这个没有多少话好讲，因为现在关

键问题还是革命问题。抓革命 促生产，^{革命促生产} 三结合 大联合 大联合、三结合不解决，我们生产上不去。现在已经妨碍生产。好多单位就在那里打内战，把生产打掉了，有些科研单位，现在还说什么中央给全国各单位的信，不适应科研单位。我不晓得你林那一派，是称革命职工呢，还是称革命干部，总有一个是吧？科研单位据说是，现在还有不是坚持工作时间，还在那里一天变来变去，把工作完全放掉了。有的科研部门几个月没有干工作了，这是不妥当的。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多希望科学发展快一些啊！我们现在是在跟美帝国主义争时间呀，在赶速度啊！看我们能不能早一点赶上去呀！还有些单位现在缺勤的太多，脱产人员太多，该尽早地按照中央规定把脱产人员减少，以至于做到不脱产。有些人做到缺勤太久了，有些人知道发工资的时候回去拿，拿工资以后出去造反，造什么反也不知道，他造什么反，说应该执行劳动纪律，你是工人就应该在工作岗位上按八小时劳动，在业余时间闹革命，这是中央的方针。如果坚持不改，屡教不改，那怎么办呢？那就不应该发工资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动为什么要拿工资呀？现在崇明农场，还有宝山国营农场，有大批的人还在市内不回去，也不晓得他们干什么，就是要在市里分配工作。我今天再重复一次，上个月我讲过，你死了心吧，你不回那里去，市里面就不分配你工作（掌声），还有那些短途运输非常紧张，什么海运局很多仓库都容不下了，很多东西运不出来，船上的东西运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车子不够，车子那儿去了呢？这个今天我们到大会的同志去想一想吧，我们借用的非生产的车子太多了，有那么一桌车子还是从生产单位要来的，统统退回原单位去为生产服务，还有些不应该坐小汽车和吉普车的，好多机构都有车子，我们也建议，大家把车子送回去，你从那儿来的，你就送到那儿去。我们建议，公安局、交通处把全市的汽车牌照检验，重新改一次，在街上如果发生了不是属于你这个单位的车子，一律扣回（掌声），这样子对我们生产有好处，对我们的革命同志有好处。

还有一个问题 军队的同志现在参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很好成绩，现在部队很信毛主席的号召，有更多的同志参加地方的工厂、农村、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这给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以很大的支持，我们表示感激（掌声）我们对解放军同志到各个单位，希望各个单位的同志首先是欢迎军队的同志，第二要向解放军学习，这是很好的机会向解放军学习。同时要把本单位的情况如实地同他们讲，不要隐瞒，不要歪曲，也不要夸大，但是应该说，上海单位太多了，工厂有几十个单位，学校学生二百多万，把我们的警备部队加上，解放军分不过来，你一个地方不能只去一个人嘛，这样子我们讨论和三军商量也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商量，只能先来参加要害部分最紧急的一些部门，比如交通部门，运输部门这是关系到全市的，其余的地方就看，这不可能都去，所以现在上海的同志还是自力更生为主，包括军训，军事训练也不能等着解放军来再军训，那些解放军也不能帮助你一个短时间，不能老住在你们那里，所以基本上要靠自力更生为主，你们中还有民兵，基于民兵嘛，还有复员军人么，自己也可以搞军训吧，可以搞的。还有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结合着做，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去发挥创造性，自己自力更生，自己起来解决军训问题，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但还是解放军能够做到的都会想办法帮助解决的。因为今天到会的军队同志，我也是穿军装的，也对军人同志说几句话，因为军队的同志有的是在上海住了很久，有的就不是，有的虽然在上海住了，但是现在和其他的单位并不熟悉，同时军队因为过去没有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情况是不熟悉的，对这中间的曲折也不熟悉，因此还希望部队的同志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首先进行调查，要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下面如果有两派，就要听两派的意见，有三派的就要听三派的意见，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没加任何一派的人，也要去听他们的意见，否则的话部队的同志一进工厂、学校很容易发生问题，就是各派都要他支持，那末我们部队的同志就为难，弄不好就支持一个不大好的组织。那样怎么办呢，所以希望地方尽量不要去勉强部队同志过早地表态，允许他们在地方

调查，允许他们跟各厂方面谈话，不要说他们跟那厂派别谈话了，
代是××路说，支持保皇派。不应该这样啊！应该允许他们谈，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么。要进一步找大家谈，确实我右派谈得很少，
这是工作上的缺点，并不是优点。因为左中右都应该谈，革命的
到处都应该谈，去听，然后我们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不要
到那里贸然作判断，当然了，他们错了也不要紧，错了嘛，今天
早上错了，晚上改。今天错了，明天改就可以了。出现这样的问题
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情况不熟悉嘛，部队和地方的同志应该相互尊
重，如果发生了问题，双方应该协商解决，都是革命同志嘛，不要
采取其他的方法，所以不要贴大字报呀，把标语上街呀，这种方法
不好，因为部队的同志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帮助我们的，即使有
些问题处理得不妥当，也不要再用这种方式，那么，当然部队也要注意，
假设群众对自己提了意见也要倾听，不要轻率地说：“好，你怎
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不要这样！因为我们同志之间，刚才我讲了嘛，
包括对中央文革小组都可以提意见，我们可以区别善意的，恶意的，
是敌人的，同志的，这是部队的参加文化大革命就讲这几句。

镇压反革命我想不多说了，因为刚才说了，反正上海反革命有
中国的，外国的都有，从本地的外地的都有，上海更是没有反革命
那才怪呢。那么当然要是反革命就必须肃清，主席讲过的，“有反
必肃”，但是现在的问题比较复杂，就是涉及一些坏人，他们那不
是脑袋上写着反革命，也不是那种打着反革命的旗号，好多是打着
革命派的旗号，再是钻到革命造反组织，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要谨慎，要加以分析，要看一看是整组组织，还是少数人，
若一个组织肯定是反革命组织，但是也要把它的成员区别开来，不
要把它整个成员都当成反革命，有些只是几个头头的问题，有的
只是头头里的一部分人的问题，这一条如果处理不好，会伤害了
革命组织，我们是以保护革命群众组织出发来考虑这一点的，各个
革命组织不要轻率地宣传别的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各个革命组织更
不要私自抓人，现在据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什么组织抓了人，放在

自己的那个单位，这是犯法的，能够有抓人权的，只有我们的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法院，还有我们警备区，不能大家都抓人的，可以把
他送到这些机关去。

还有两个小问题那就是一个首先讲了。有的同志来问，文艺界刚
才递了一个条子究竟“三结合”怎么办？我们考虑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三结合”的方针当然是统一的，各界都适用。文艺院校如果条件成熟，
夺权“三结合”是需要的，现在有些文艺团体，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材料
感觉到不少单位阶级阵线未分清楚。哪些是左派？哪些是中间派？哪
些是右派看不清楚，甚至于内部里面还有佔上风。我刚才不是讲左派
中派、右派吗？那譬如这个讲左、中、右，讲左、中、右是工作队的
路线，胡说八道，左、中、右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分左、中、右。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在于它分左、中、右，而在于它完全搞反了，把左
派当成右派。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不分左、中、右呢？左、中、右是
永远存在的。但因为近来这个看不清楚，甚至于最近出现不少这样情
况，我们接到一些信。最初是把一些资产阶级权威关到牛棚里去了。
是什么人斗他们呢？是一批青年。青年在工作组的领导之下，他们自
发地斗了他们。后来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这些青年人都变
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好！那么一批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就自己站起来说，我要自己解放自己，说，我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就把这些青年统统关进牛棚。我说这是不正常的情况。那个地方
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你们自己想一想，我建
议把牛棚撤消，不要拉牛棚。让那些青年上来说话，让他们有错误自己
检讨，关进去有什么作用呢？关在牛棚里他不是牛，他还是人（大笑）
他的思想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而且可能把好人关在里边。我建议有些
同志如果这些单位有人关在里边，不要把人关起来，有道理辩论嘛，
跟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照样是辩论么。你说我怕呀，真理在我们手里，
辩论有什么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问题：我上一次传达，24号传达时讲
的毛主席说过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子看呢，这是一个暂时

的，没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因为各个革命造反派的组织不能代替她，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她。我们一定要一个党，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的党，毛泽东思想的党，我们的革命是无法前进的。有些人现在说不爱党了，看到党员就骂。我说这种人啊至少感情上有关问题，有的学校说：“你们这个党啊是刘邓的党。”那里是！我们这个党中央的主席是毛主席。我们没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关于青年团的问题现在怎么样解决呢？中央没有宣布决定，讨论过。红卫兵是一种想法，一种反对青年团，一种红卫兵改造青年团，一种红卫兵代替青年团。究竟那个方针，中央没规定。那当然现在的团员还是团员，现在党员还是党员呀。有些群众大会上开除党籍的一律无效。群众大会怎么能开除共产党的党籍呢？如果强迫某一个组织把某一个党员开除了。那尔当然无效。有的还是新发展的新党员，那尔自己封自己是党员又发展了新党员，这个党员是不能承认的（众笑）我们认为上海市委已经垮了，它的权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夺了，新的市委还没有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中央请示，问过主席，说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问题怎么办？主席的意见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因为现在人鱼抽不出手来，所以我们今天不过把这个这个问题向大家谈一下，同时我们向所有的党员谈一下，只要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要因为没有过组织生活就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任何时候都应不愧于我们这个称号。是我们一个人，我们也应严格地要求自己。已经参加了革命造反组织的共产党员要在里面起模范作用。没有参加革命造反组织的也应该在抓革命促生产两方面起模范作用，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么等党中央毛主席对这个这个问题指示以后，我们再详细地讨论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说，应该做模范，象共产党员样子，象共青团员的样子来工作。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党员是不会忘了自己已经是党员和团员的。如果自己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但是还是愿意改，如果我们讲得和别人一样，但是错误呢不改，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最后我想说几句话，就是我们对党中央对毛主席